

→→当然越传越离谱，说成我强暴女学生，女学生哭了……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

情事 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王志强 摄 组合 I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陈成 整理/石文

我与素素

●我是上海人，很幸运，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，也可以说我是个富二代吧。在所谓上只角，靠近南京路的地方，有我们家的一幢花园洋房。这里住着我的祖父母、父母及哥哥和嫂子，还有个侄孙。四代同堂，幸福美满。遗憾的是祖父母两年前相继去世了。

从小我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因为父母都属高级知识分子，非常重视对哥哥和我的教育和培养，我和哥哥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，从小学到中学都以优异的成绩向家长汇报。后来哥哥考取了北京大学，我在高中毕业后也考取了上海市的重点高校，复旦大学。只是哥哥读的是理科，而我是文科。

可不走运的是，我尚未毕业就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。应该是四年的课程，后两年被“闹革命”占用了，更不幸的由于我的“胡言乱语”，闯了大祸，我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八亿人民看了八部样板戏”于是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就倒霉了，作为内控“反动学生”发配到教育系统去，地方在苏北南通地区一所乡村中学当教师。

那个时候到乡村去当教师，跟现在去山区支教不一样，山区支教是自愿的、光荣的，而我当时是作为对我的一种惩罚。你想，在报到时，学校领导一看我的档案材料：“反动学生”，他们会怎么看我？决不是欢迎，决不是尊重，而是该带点监督。

于是前面过着的22年快乐、幸福的生活到此结束，我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。不过打击也使我这个从小不知愁滋味的懵懂青年一下子清醒了许多，我已长大成人了，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生活，面对现实，认清形势，要有政治头脑。仔细想想，所谓“反动学生”，这是同学们的传说，没有谁向我宣布过，也没有开大会批判过我，那档案袋里究竟怎么写也不知道，因为谁也没有看见过。反正看来不是敌我矛盾，只能说“右倾”或者有点错误，我不必自己套上，找包袱背，那么只要今后不再胡说八道就行了。再一想，幸好我家里父母不出问题，成分是自由职业者，那么家庭出身也挂不下钩，想到这里心里宽一些，决定大踏步地走上工作岗位，好好工作。

我告别家人，背上行装，乘长江轮，又乘公交车，再步行一程，到达了这所乡村中学。环顾四周，还好不是山区的荒凉、贫瘠，而是一片色彩斑斓的原野，葱茏翠绿的林木。如此美丽的自然风光，带给我一股振奋的力量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我的心里十分阳光。走进新的工作岗位了，一所规模不小的完全中学，感觉有点像钱钟书《围城》里那所乡村大学，有点像世外桃源。我想，我的人生就在这里开始。

校长和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，在他们的眉宇间似乎看不出对一个“反动学生”的冷漠和警惕。我的心宽慰了不少。

我担任高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老师，当高一（1）班的班主任。虽然当教师不是我的志愿，但我喜欢年轻的学生，再说，能让我上讲台教书，让我当班主任，说明学校领导对我的信任，不把我当异己分子，感谢他们对我的尊重。在那个时代，最重要的能得到政治上的信任，这比工资还重要。

●我的班有48位学生，其中12位女生。他们跟这里的自然风光一样，16岁花季的少年个个朝气蓬勃，英气逼人，并不因为他们出生在农村，是个农民的孩子而显出土气和迟钝。年少就是好！真所谓少年强，则国强。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们。

学生对我这位来自大上海，大学毕业生的年轻老师的到来，感到新鲜、好奇而欢迎。他们对我的观察是从头到脚，仔仔细细，还小声议论着，尽管我穿的都是旧衣服，甚至平时早已不穿的衣服，但毕竟款式和质料是十分时尚的，在一般的教师中是突出的。他们当我是“都市里来的嘉宾”。

作为班主任，我马上和同学们打成一片，他们很喜欢接近我，原因是我只比他们大六七岁，我还像是个大孩子，只能算是他们的大哥哥。

我很爱好打篮球，我的班里不少男生也喜欢，于是组织了一个班级的篮球队，我当裁判，后来发展成年级的，及至全校也成立了校篮球队，与兄弟学校比赛，常常获胜。为此，学校也记上我一功。

学生中也有喜欢音乐的，而我正好一人一间小房子，带来了音响、磁带，有些学生课余来我的宿舍听音乐。因为是寄宿制学校，教师和学生接触的机会多，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

学校的制度是跟班制，也就是说，我得从高一一起一直跟到他们毕业，送他们去高考才算完成任务。

作为班主任，对学生除了抓住他们的学习外，还得关心他们的品德和思想，使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。在学生中少不了也有男女间的谈恋爱的情况。那个时候，学校里是严格禁止的。麻烦的是在我的班级里有一位容貌出众的女生，叫曹素素，学生中传出是全校最美的女生，说是“校花”，也不知是谁评的。这一朵鲜花就招来了太多的蝴蝶。据说不少男生偷偷地塞小纸条给她。曹素素不光好看，还有一副好嗓子，歌唱得很好。从初中开始，学校有什么文娱活动，总想到请她上台，她呢，倒也大方愿意上台，由此也就出现了现在称之为“粉丝”的人。

后来，又有学生向我告密，说班上的李奋与曹素素有相好的嫌疑。李奋？是我班上的帅哥，功课也好，不过他作风很正派的。这些麻烦事，我这个做班主任的不得不管。

●于是找曹素素谈话，又去家访，见见她的家人。经过一番了解，发觉她真是一个可怜的女孩。父母早已离异，后母是个没有文化的比较凶悍的女人，父亲则是个有工资，固定收入还可以的商业系统职工，常常出差在外，性格暴躁。据说她母亲原是文工团演员，长得十分漂亮，

于是丈夫多疑，常常因误会而打老婆，诬蔑老婆有外遇，最后导致离婚，她母亲现已不在本地。也就是说，曹素素很小就失去了母爱，缺乏家庭温暖的孩子，她唯一的亲人有个宝贝她的姨妈。想不到小小年纪已尝到人间的苦楚，我为之怜悯，心想作为老师得多关心些。

我问及她关于男生对她的干扰时，她很坚决表示都对之不理睬，问及李奋时，她有点支支吾吾。于是再三告诫她，学生时代专心读书不能分心，她表示听话。

可惜那一届学生后来因高校停止招生，“文革”中眼巴巴看着许多优秀的学生无法再深造，心里很痛惜，他们留校又闲了不少时间，再陆续安排；农业户的一律回家，参加农业劳动；居民户的安排工作，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好单位，都是小工厂及企业，一些服务性职业。再无去处的，一律去农场。曹素素通过她父亲的关系在商业部门的一家下伸店当营业员，她家住小镇，每天早出晚归去乡下上班。

班内48位同学都走了，相聚一起有三年多，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，我很爱他们，他们也对我很好，逢休息天，三五成群常来看我。

●忽一日傍晚，曹素素一个人急冲冲地到我宿舍来找我，还没有张口，两行热泪就滚滚而下，什么事呀？原来是她遭到了父亲的毒打，那是因为父亲单位里一个领导人物不久前死了妻子，那人尚属年轻，三十多岁，还没有孩子，于是直接找她父亲谈话要娶曹素素为妻，可素素不答应，父亲先软说，分析利害，说什么这位领导有不小的权，是她父亲的领导，也是她的领导，条件好，将来有好日子过，要素素一定同意。可素素就是不同意。说自己年纪尚小，这位领导的模样长相，品性作风素素不喜欢，所以坚决不答应，于是父亲就打她，回家一次就打一次……她一边向我痛苦地诉说，一面哭泣。

哪知当时已属晚上了，隔墙有耳，同一个年级组的老师听到，那位王老师平时对我有点妒忌，自尊心特别强，容不得别人比他好，是个妒贤忌能的小人。当时，曹素素痛哭流涕，我不由自主地安慰她，摸着她的头。正在此时那位王老师推门进来，他看见的就是这一幕。

第二天，领导找我谈话，随后校内教师几乎全知道了这件事，当然越传越离谱，说成我强暴女学生，女学生哭了……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而且前不久，我们师生参观了县里一个阶级斗争的展览会，其中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位英语男教师强暴了他的学生，立即逮捕，判以重刑，还有一张大大的漫画，看了毛骨悚然。

想到此，我不禁急出一身冷汗来。没有办法，我不能不如实向校长和书记汇报，并检讨了不妥的动手动作，但出于安抚，并非男女之情，再请他们去找曹素素谈话。

十分感谢我的几位领导，总算因为没有实质性的事情发生，还我清白。但是也要处罚一下，宣布下学期不再担任教学任务，也即没有资格走上社会主义的讲台，分配在总务处打杂。

对我来讲，这件事真是奇耻大辱。

后来，我通过努力，设法调离这所学校，调至离上海最近的江苏昆山，可以每周回上海，高兴的话每天可回家。

再后来，我调进了上海市，回到了家乡。

●随着形势的变化，“文革”结束，情绪特别好，于是想起了我那些可爱的学生们，我想念他们，终于联系上了好几个，邀请他们来上海，大家聚一聚。

聚会后，让我高兴的是不少学生工作、生活很好，即使农业户的也当上了农村的基层干部。不由谈起了曹素素，那些男生一个个热烈地发言，因为曹素素的故事还真不少。说她的父亲逼她嫁给一个干部，她不肯，父亲打她，后母骂她，她都不屈服。后来她逃到姨妈家，不得不辞去了工作，脱离家庭。但其父及后母因把她当商品，企图在素素身上找到好处，几次与姨父母交涉，甚至又把女儿许配给别人，收了礼金，幸好“文革”时代过去了，素素才逃过了这一打劫……

不知怎么的，我听了男生们的这番话后，心里惦念着可怜素素，看来生得漂亮也不是好事。于是再邀几位女生一起来上海聚一聚。主要想见见曹素素。

那天来了8位男女学生，他们十分高兴。我和我的那些学生真的亦师亦友，现在欢聚已经是无拘无束的朋友了，他们也一个个都是成熟的青年了。女孩子的变化更大，再不是村女模样，都成了美女了，真所谓18无丑女。曹素素仍然是最突出的，只是因为她的不同的遭遇，显得更文静，带一点忧郁，没有其他几个女孩那样放肆地笑，热烈的讲话。我的心中不免产生了爱怜和同情，偷偷地观察着她。素素是美，美得有点震动着我，她的外柔内刚的性格也令人敬佩。

自此之后，我的一群学生也常来上海看我，我也有更多的机会见到素素。突然，我想起了我的学生李奋，他没有来过，后来才知他生病了，过了一阵惊闻他竟夭折，我很痛心，失去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。

于是我作了个大胆的决定：我用一生来呵护可怜的素素。想不到我的父母没有反对。

终于，我娶了素素为妻，让她在我的羽翼下过上安逸、温馨、幸福的生活。

几位男学生友好地说：“老师您包了？”

“对！我包了。”我快乐地回答。